**像一只鹤**

像一只鹤，是说这个人的状态，非常投入，二目炯炯，物我两忘。

清代文人李渔的家厨王小余，菜做得好，脾气也大。他在掌勺时，对旁边的人说，“猛火！”烧火的，就将火燎得旺旺的，像大太阳一样。说，“撤”，赶紧递次撤下柴禾。说，“且烧着”，就丢在一边不管。说，“羹好了”，伺候的人，赶紧拿餐具，稍有违背他的意思，或是耽误了时间，必像对仇人一样大叫怒骂。

王小余做菜很抓狂，他站在灶台旁，全神贯注，两只眼晴瞪得老大，只盯锅中，屏声静息，除了挥动铲勺的丁当碰撞，静得听不到其它声音，李渔说他“像一只鹤”。

李渔为什么点赞王小余像一只鹤？他对这位家厨太喜爱了。鹤，除了有潇脱的形态，还有高雅、俊秀的神态，飘逸、灵性的情态。王小余做菜有个性，就像唱歌的有夸张的举止表情，厨师有厨师手舞足蹈的肢体语言，唏嘘自己的私人感情。

像一只鹤，是说这个人的状态，非常投入，二目炯炯，物我两忘。一门心思，深陷其中，浸淫着、沉醉着，天地混沌，潜伏在自己的世界。

关于鹤，我们联想更多的，是它飞翔时的样子。我在水草丰茂的苏北湿地，遇到过一只闭目养神的鹤。那是只蓑衣鹤，背上耸一件“蓑衣”，像一个人，站立在那儿，安静地想它的心事。鹤在静止时，一动不动，像一个沉默的人。这个世界，有披蓑衣的人，也有背蓑衣的鹤。

静默水边打鱼的人像鹤。他在水边打鱼，一动不动，满耳都是风声、水声，但这些他听不到。他只关心鱼和网，网中进一条鲹鱼，或是青鱼，了然于心。打鱼人身披一件蓑衣，头戴斗笠，雨水，一滴，一滴……沿着一根根草尖，顺势而下。

画画的人，也像鹤，他在画画时，眯缝着眼晴，虽没有像鹤那样，单腿独立，却是在凝神琢磨，有鹤的淡定和从容。

专注地做一件事情，像鹤。朋友老杜，是一个经常出没各类大小场合，拍会场照的人。老杜在拍照片时也像一只鹤，一只眼晴闭着，一只眼晴瞪得老大，老杜沉浸在现场的情景之中，抓拍每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。而有意思的是，像鹤的人，看别人也像鹤。有一次，老杜在拍一个人做讲座时，透过镜头，他看到听课的人，像两种不同表情的鹤：有人听得聚精会神，目不转睛，脖子伸得老长。当然，偶尔也会看到有一二“只”低头打盹的鹤。而那个在台上演讲的人，神采飞扬，双眸发光，像一只煽着翅膀，飞翔的鹤。

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回忆，父亲晚年时，一个人，双手捧一杯茶，坐在沙发中一言不发，静静地想事。那模样，有点像高僧入定，只是眼睛睁着。一看到老头这般模样，家人就知道他又在想文章的事了。

汪曾祺像一只鹤，一只琢磨文章的老鹤。